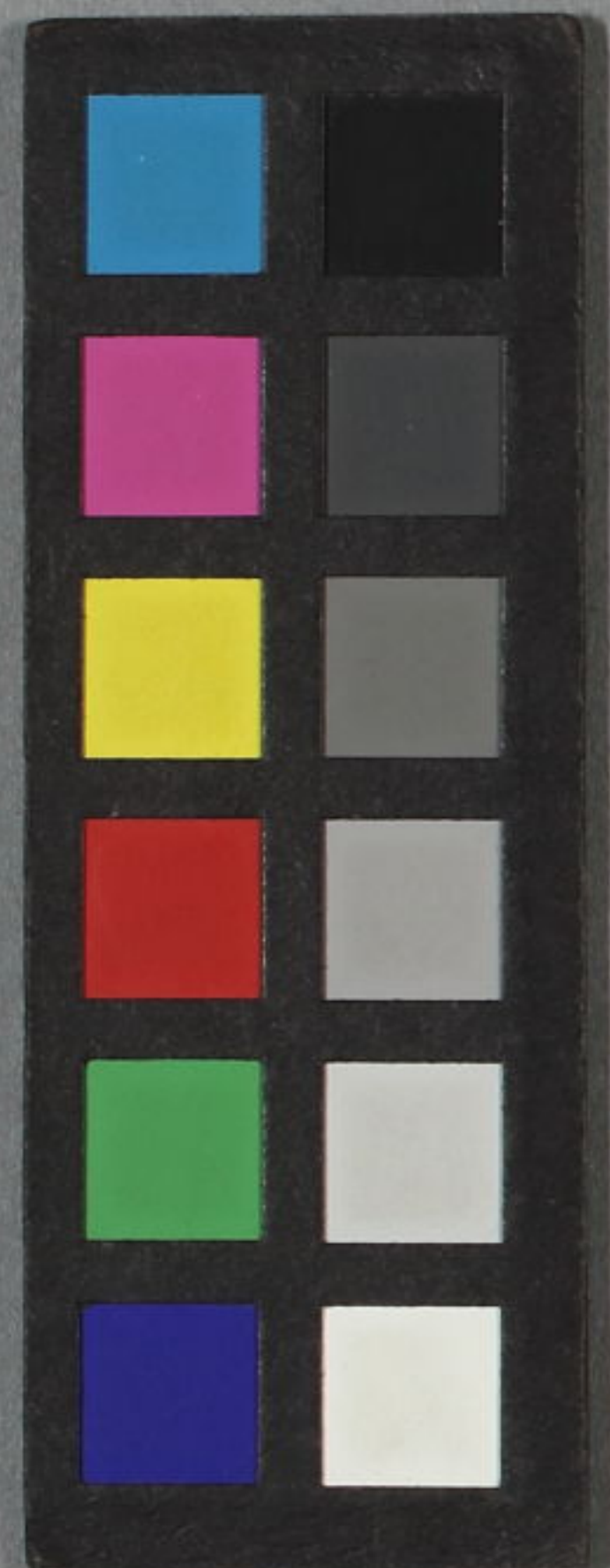


皇朝靖獻遺言

下

9
3445
3止



3445
3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七

播磨山崎橫尾謙纂集

上書

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

新田義貞稱小太郎上野新田郡人源義

家十世孫也方北條高時之遷後醍醐天

皇於隱岐也楠氏起兵于金剛山高時遣

關東將士攻義貞亦在遣中焉已而城固

不拔東兵多逃亡義貞召其家宰舟田義

昌語之曰源平相制並護王家自古之為
然吾雖無似忝列源氏曾裔特以時勢為
北條氏所驅使遂敵官軍豈其本志也吾
視高時近狀已滅非遠高時好鬪狗常以
為樂遂命天下獻
契犬諸州輿之爭進及四五千飼以
魚鳥著以綿繡倍稅充費民人大苦吾欲
歸我國舉義兵上以除宸憂下興家聲而
非有所受命不可安得大塔宮令旨則吾
事成矣大塔宮者帝第三子護良也義貞
通意於護良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

即為令與之權用詔辭

羅山文集曰護良
者後醍醐天皇之

子也早為天台座主稟性剛毅有扶皇綱
覆武家之大志專嗜武事勸天皇以東征
天皇移玉座于隱岐之後護良出南都入
紀州經歷諸邑保吉野城後義貞密受令
旨起義兵而後勤王之師四方蜂起北條
氏滅已皇運乍開護良之勲勞可謂多矣

義貞感喜出意外翌日稱病東歸與子義
顯弟脇屋義助謀討高時高時未之覺也
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益調發兵食
新田素多豪戶因課六十萬錢限以五日
縱吏卒催迫義貞曰奴輩已狀敢蹈籍我

地遣兵捕其吏梟首里門高時聞而大怒
下令擊新田氏新田氏會議或曰赴越後
依其宗族或曰距利根川義助進而言曰
二者皆非計也坐待強敵情見形屈則我
兵內潰一敗塗地使人曰新田氏戕使者
而誅死死一也寧死於王事今雖匹馬單
兵出徇於國中衆附則進攻鎌倉不則戰
死孰與坐取誅殺乎衆以為然乃起兵史讀
贊議曰義貞斬北條氏之使而鎌倉將發
兵擊義貞衆咸持拒計紛紜不一義助進

云云衆從其言遂得濟功夫義貞初圍千
劍破既有勤王之志就護良親王承綸旨
而歸則其舉義也宜其豫謀素定萬不容
已何於斬使之日轉疑且惑其計不能決
也且斬其使而欲其主之不怒難矣則斬
使之日必有應敵之策然後可斬今乃激
一朝之忿斬大府之使征討將至方且恐
怒然懼其不免將取決於紛紛衆議而定
之豈其勤王之志雖定而衆心未可測故
因斬使之事以試之邪為義助者亦不定
其議於兄弟密迹之頃而發之衆議紛紛
之際不幸義貞從衆議不圖進取則未可
知其成敗之何如也而衆議遂從義助者
豈非幸乎吾反覆考之而知其由焉蓋此
事也義助與義貞未斬使之日計義已定
然發之事勢未迫之先人皆見鎌倉之政
體雖亂成權自若而其心危疑不安或將
竊通於敵而圖變於蕭牆上亦未可知故今

斬其使而為之族者知罪不免衆心不期而一我因是以決其議乃率一心之族而乘懷怨之敵一鼓破之不難是義助所以議于此也義助之議發而此舉始決則謂義貞勤王義助成之可也據史所載尊氏之初歸闕也直義決之而其叛也亦直義成之均弟也義助導兄於順而悌直義卒納兄於逆而不弟雖然義助與義貞終始相隨奔馳顛倒先後相斃而正直義既納尊氏於逆而已亦終叛之則義助固可謂義貞之順弟而直義亦

大館宗氏堀口貞

滿岩松經家里見義氏江田行義百五十騎推義貞為將豎旗于邑生品祠前以舉義焉實元弘三年五月八日也義貞拜讀

詔書進陣于笠縣野比日暮利根河側塵起有兵至可二千騎衆謂敵來矣漸近則越後宗族來援也義貞驚喜曰諸君來何速何以知吾舉義大井田經隆伏鞍而對曰今日羽黑俊賢來徇國中是以馳至在遠境者明日當至明日越後全兵及甲斐信濃諸源以五千騎至乃合兵進入武藏近國將士不期而會者一日二萬人軍于入間河北高時聞義貞起事不以為意也

發兵十一萬以族貞國貞將將之前後來
擊貞國抵河南望見新田氏軍甚盛乃不
敢進而義貞已亂流而至大戰于武藏野
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
戰罷即相馳突凡三十餘合乃交退且日
又戰于久米河每戰鏖倉兵死傷輒倍高
時使弟泰家以生兵數萬來援夜抵其軍
義貞不察侵晨又戰不利而退泰家益輕
新田氏曰敵中必有斬致義貞者皆釋甲

飲酒相摸入三浦義勝心素嚮義貞率兵
六千來屬之義貞禮而詢計焉義勝曰方
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
在焉公幸并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以疲
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戰勝而將驕卒懈
者敗泰家之謂也敗兆已備不足畏耳詰
朝之事僕請為公先焉旦日卷旗徐進敵
相指語曰嚮聞三浦氏應徵而至是也俄
而義貞等翼而進三面掩擊泰家軍大敗

貞將一軍與小山千葉氏戰于鶴水亦大敗皆走入鎌倉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義貞進至關戸兵凡十二萬騎分為三軍三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堀口貞滿大嶋守之自兒囊阪義貞義助自率諸將自假粧阪縱火五十餘所而進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餘萬分距三道義貞貞滿進入山內而宗氏戰死其兵皆卻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

敵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下馬免胄向海拜曰天子為逆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賴襄十二詠之一曰左將忠貞天地知曾沈寶劍感馮夷義貞

大喜麾衆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烟焰漲天義貞鏖戰高時舉族遂伏

誅按高時飲宴有天狗數十頭歌舞曰天王寺分見妖靈星分識者以為北條氏

山之兆果如其言矣○長井定宗嘗論北
條氏略曰當時天下大政不出皇朝及霸
府北條氏以陪臣恣其權勢上下之分既
亂綱常顛倒蓋自時政以降世世私行恩
惠使民懷已遂弁髦其主跋扈天子既而
積惡貫盈高時伏誅族滅家亡曾子曰出
于爾者必反于爾天道果不非也又曰北
條氏世世姦謀不遑枚舉若非放四帝分
皇紆以爲一流又別攝家而爲五家以奪
其權其罪最大矣其視主將猶木偶泥塑
意已有主從之名則無上下之分乎何使
其屢易位乎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是以後醍醐帝一怒高時伏誅遂已而帝
以其家皇天之震怒豈不畏乎

命尊氏東伐時行尊氏遂據鎌倉自稱將
軍奪新田氏邑在關東者以分予將士抗

疏罪狀義貞義貞乃上表陳其誣妄尊氏
反跡遂暴於天下十一月乃下詔討尊氏
徵兵六萬陞授節刀於義貞以總諸將義
貞至於矢矧河河東皆足利氏兵義貞召
顯寬視津還報曰津有三處然前岸峻絕
敵攢鎡守之不若誘敵使渡而蹙之水也
義貞從之賊分兵左右渡戰且卻終縱萬
騎自中渡犯義貞義貞乃以中堅迫擊破
之賊退陣驚敗又進擊破之足利直義以

二萬騎來援義貞望之曰敗卒在後必先走餘衆不能支也戰而逮夜遣彊騎循間道薄射其後隊後隊擾走諸營遂大潰走返鎌倉尊氏大窘欲削髮出降未果也義貞引降附數萬至伊豆府遲山道軍者數日賊軍復振凡數十萬人直義出距箱根十二月十二日義貞令義助奉皇子向竹下而自攻箱根既而朝廷以近畿皆叛四窺京師急召義貞義貞乃還京師自以萬

人守大渡尊氏將數十萬人抵大渡義貞豫撤橋板截桁不殊樹柵水中令兵呼于岍曰丹後之兵我已殲之矣公盍亦來決死賊兵怒造筏以渡遇柵而止我軍亂射賊紛擾筏壞而溺者數百人又令呼于橋曰舟筏毋益請由此來賊千餘人爭進桁斷皆溺尊氏遂休戰不進已而賊兵二萬來攻山崎義貞聞山崎軍破賊兵指關則馳援義助將與俱奉帝於叡山賊將細川

定禪將兵六萬尾之新田氏族在東國者

遂來會於義貞顯家欲休馬而後戰讀史贊議

論顯家其略曰顯家建武初任鎮守府將軍經略奧羽及尊氏叛舉兵討之一復京

師再拔鎌倉朝廷將以為一方倚賴而無幾敗衄以死吾謂當此時諸道分裂畿甸

之地且皆應賊獨與利距千有餘里宜王化之不浹而首應徵發一再大舉遠赴國

難雖由結城宗廣諸子前導之力抑亦不可謂非顯家經略撫治教練有素之功也

氏明曰我馬遠來休則足重不可輒用不

若今夜直襲園城寺出其不意義貞然之

即夜出兵唐崎黎明與諸將將騎六萬圍

園城寺賊自門中叢鎗拒之亘忠景奪其

十六鎗畑時能舉足蹋門扇倒之後畑時能以殘

兵二十七人據鷹巢城賊各潛匿時能曰願勿襲我營賊呼曰畑將軍賊高經將三

千騎來擊時能鮮甲鐵馬躍出曰畑將軍在此高經動時能乘之高經潰走而時能

甲隙皆創飛鏃沒眉病三日死○時能有愛狗號獅子能解人語知指揮不啻黃耳

時能欲夜襲敵陣則先使此犬窺其營守固則走出高吠一聲守急則歸城中向時

能振尾告之是故我軍入而縱火走定禪知敵虛實如神

斬首七十餘級顯家乃退義貞亦欲收兵

舟田經政扣馬說曰兵利在乘勢賊兵一

敗魄褫氣沮我因躡之乘勝連進可以獲其渠魁也義貞曰然即率三萬騎追之遇嶮逼擊遇夷遙射賊不得反戰伏尸狼籍餘衆走歸京師合於尊氏軍義貞進上華頂山望尊氏軍尊氏軍充塞京師不知其幾千萬也義貞計以寡當衆不可徒戰而勝乃令我兵略相識面者每五十為伍卷旗撤號為敗卒狀混入彼軍待戰而起部二千騎遣之已而兩軍接戰六十餘合我

軍每勝以至日暮所遣三千騎在賊軍中揚旗並起賊軍大驚擾亂自相擊刺遂大潰奔我軍乘勝追之短兵急接尊氏迫蹙欲自刃者三義貞自桂河還陣京師尊氏親與顯家戰于四條義貞義助建旗五十旒橫擊之馳出其背義貞獨變服入賊中索尊氏不獲分兵追之日暮乃退還軍阪下誘尊氏還京師而間日襲擊之尊氏大敗走攝津義貞率諸將追擊又大敗之尊

氏狼狽航海諸軍爭舟而溺者數千人委棄鎧仗海濱二月乘輿還闕義貞振旅而還已而足利氏保聚西土遂舉九國兵而來尊氏兵艦蔽海而至而直義來自須磨旌旗弥天義貞令正成拒直義令義助氏明拒尊氏而自居其後賊先鋒七百艘過而東將自西宮上新田氏軍三萬欲先往拒之循岸而馳騎者如走舟者如追而兵庫無人矣賊後隊六十艘盡上兵庫與其

陸軍合以躡義貞義貞背生田林而陣迎戰終不利走義貞自殿數反擊馬殪而徒上丘待救敵環射之義貞揮二刀截十六箭小山田高家望見還救授其馬而留死

初義貞屯軍西國嚴禁兵士妨農建榜路傍令曰刈麥者罪會高家絕糧潛出刈翠麥軍監其欲斬之義貞乃遣人檢其陣反命曰營中蕭然唯有兵器耳義貞曰軍士乏食是即余過也況高家忠勇何忍罪之乃解衣服償田主給高家以資糧高家深感其恩遂以義貞因得脫尊氏入京師使死而報之

高師重等來攻義貞義助以諸將拒東攻

使公卿僧徒守西阪賊乃先攻西阪僧徒力不支告急於義貞義貞與紀清兩黨赴援擠賊千若殺數千人賊又攻東阪義助擊卻之賊終大走尊氏狹光嚴帝據東寺為城出兵京師義貞行破賊軍終抵東寺執弓注矢呼尊氏語之曰天下擾亂久矣雖曰皇統之爭抑由公與義貞而已與其為一身苦萬民寧各以單騎決鬪決雌雄請送一箭箭軼門樓入尊氏帳中尊氏不

出義貞至五條賊四合義貞額中流矢流血被面乃令其騎皆西其馬首欲決死諸將來救之擁義貞潰圍歸山門我軍多逃亡尊氏佯乞降請帝歸闕密使人致款帝信而聽之藤原實世使人來告義貞營曰尊氏納款車駕赴其營公知之乎義貞時延見將士得報不信曰是使者誤信耳美濃守堀口貞滿曰今旦氏明行義無故赴中堂吾固恠之請往詎焉馳至行在則乘

輿方駕矣貞滿揖進攀其轅泣

其詞曰臣聞道路之

說未知信否今乃信矣不審義貞有何罪而陛下乃回其聖眷以庇反賊耶當元弘

初義貞奉辭伐罪殪元兇於旬日以除宸憂雖古忠信恐不能過自尊氏反已來又

舉族勤王為陛下數冒萬死宗族死義者八十餘人而賊勢滋熾王師失利者豈盡

戰之罪哉蓋天未眷聖德焉耳今日西駕之轅竟不可還乎則召義貞以下族屬見

在者五十餘人賜帝憮然頃焉義貞與義死於御前然後發

助義顯率三千人入列階下色溫而禮恭

上前義貞兄弟慰諭之

其慰諭曰當尊氏反卿為其同宗乃

挺歸義支傾扶廢終始不渝朕深嘉之欲仗卿宗族以鎮平四海天運未會兵疲勢

感是以權講和議以待時焉耳本宜謀及而慮於漏泄欲臨期相告顧貞滿未之察

也然由其言亦有所省朕聞越前地方多歸順者又有前所遣將士卿宜赴彼經略

北陸以圖恢復以朕還京師恐卿得賊名今特以太子相附卿視之猶朕軍國之事

無小大當由卿處分朕已為卿將士皆泣忍耻卿亦為朕努力言畢垂淚

莫仰視於是遂令義貞奉皇太子赴越前

義貞即夜造日吉祠納寶刀禱曰神鑒吾

忠義使吾行無恙得發兵滅賊即不得然

猶使子孫有再起者明日奉東宮及皇子

尊良北行舉族從之義貞以七千騎至鹽

津土居得能氏遇賊兵自殺義貞終至敦
賀河島維賴氣比氏治迎入金崎遣義顯
義助於越後至杣山而敵以三萬騎圍金
崎義貞出擊走之義貞以河島維賴為鄉
導潛入杣山城杣山兵僅五百人甲馬不
備逗撓二旬金崎兵食馬盡無可食者
城兵力竭不能戰外城既陷長濱顯寬等
率五十人出割死尸相共食之力拒前門
義顯謂皇子尊良曰臣將種不可不死即

拔刀自樹左脇劃至其右奉刀於皇子而
伏皇子亦自刃而死藤原行房里見時義
武田與一氣比氏治等皆殉死義貞在杣
山常欲一戰雪耻間招聚義故尊氏聞義
貞未死也遣足利高經舉北陸兵來擊義
貞遣畑時能糾加賀兵攻拔大聖寺城遣
義助及細谷秀國入越前築三砦與高經
相持義貞欲必拔足羽而後西是時顯家
敗死其弟顯信與德壽等據男山帝手書

諭義貞援男山時大井田氏經等發越後
兵破普門富堅二氏進至越前義貞并其
兵將攻高經而詔書適至義貞感奮曰自
有源平氏未聞得天子親書詔者也因欲
直赴援用兒島高德策

帝西狩之時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

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為無勇也
盍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阪山而
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
問道至杉阪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
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
帝有所言而不得問於是夜入帝館白櫻
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
高德圖贊曰天步艱難之日潛候欲奪龍

蹕白庭樹書小詩
獨自有帝心知

自以兵三千備高經以

二萬附義助至敦賀聞男山陷引還於是
合兵專攻高經高經誘平泉僧兵修藤島
七寨守之義貞以諸軍攻足羽至燈明寺
前分兵為七隊以當七寨藤島兵擾動衆
乘勢攀陴而登僧徒力戰過晡官軍幾卻
義貞怒易馬變甲引騎五十間道赴救高
經出步卒三百救藤島義貞遇之於途敵
隱楯亂射我兵不持排楯僅以身遮蔽義

貞耳從兵中野宗昌目義貞曰千鈞之弩
不為魑鼠發機義貞曰棄衆獨免非吾意
也策馬而進馬被五矢顛于淖中義貞欲
起有飛矢中額度不可免終自刎而死年

三十八

嚮者當天下大亂乘輿播遷楠正成等豪傑並
起相共勤王而足利尊氏首鼠兩端觀望勝敗
自非賊軍失利蓋不肯降也功微賞多遂冀非
望害臣之忠義欲詭言陷之臣以五月八日起

兵上野彼以其七日佐攻六波羅而曰臣聞京
師復乃肯起兵以欺罔天聽其罪一也臣以五
月廿二日率諸軍誅高時而彼之兒子率從士
百餘人以六月二日入鎌倉而曰臣賴其兒子
以成功其罪二也彼在輦下擅誅親王之卒其
罪三也征夷之任在兵部親王而彼輒掠其號
其罪四也矯稱官領務張威福其罪五也中興
之業雖因天運抑兵部卿之謀策居多而彼百
方讒講遂抵流謫其罪六也陛下心期兵部卿

之自艾而彼修私仇辱之牢挫

讀史雜詠口痛

去如遺老賊曾寒膽一身繫安危皇室終偏安

沈寃伸無時志士堪慟哭長失中興機○奎堂

土窟怨詩曰帝子吞寃潛土窟校校鶴骨參

髮幽燈影青微吐烟天地長不見日月諫父元

同扶蘇賢受罪翻似下和別憤氣填胸難自遣

嘆聲時與梵唄發何物小臣逞逆威手抽白刃

從後突直擠帝子騎其上欲刺早被利齒齧利

齒乾刀鋒缺再刺洞胸刀皆血面目如生終

不瞑畏靈持首投林越五百星霜何忽忽欲尋

遺跡無尺碣野草埋路高於人其中纔存一小

穴土人傳言此即是我來拜跪如親謁憶起含

冤入地心不覺失聲成嗚咽七窟怨兮長不消

紫苔如血地上滑君不見千古其罪七矣直義

別有同遺感湊川風雨越山雪

乘亂遂傳又於兵部卿大逆無道其罪八矣此

八罪者天地所不容措而不論百敗將隨而至

後噬臍無及願陛下照鑒之速下明詔以誅伐

尊氏兄弟

史論曰新田義貞以源氏之曹役于北條氏

疾風掃檣葉何其易也及與足利氏構難

攻城野戰互有勝敗而竟不免敗歟何其

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

遲其詐力禁門不守乘輿再幸叢山尊氏

納款請還駕帝亦心知墮其姦計而勢不

能回興晉之機方決于此而帝面諭義貞

獎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義貞

匡復之志不少懈弛誓天地以此舉為心質鬼

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

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

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觀其與足利氏爭權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為忠臣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少哉筱塚伊賀提鉄挺而出呼曰吾新田公親兵筱塚也盍殺我以得賞賊皆披靡乃徐行而去賊不敢追躡至今治浦見賊空艦獨有舟人筱塚游而達之跳入船自名曰送吾於隱岐手拔錨樹桅登船屋鼾睡舟人畏怖送至隱岐以終身

義興闖於海濱斬三騎馳貫賊陣左韁斷委地乃挾刀于脇俯結之賊群至擊其項及背義興不為動結果應賊賊驚走義興路由矢口渡江戶竟寬教舟人鑿舟腹而納之載至中流拔柁泅去伏兵夾河起舟將沒井伊直秀手掀義興義興瞋眼曰悔陷豎子計劃腹死

村上義光從護良親王逃入吉野已而賊將二階堂貞藤等大兵來攻護良親王親

戰不支義光偽稱護良親王死賊軍力戰七晝夜不

能克吉野執行岩菊丸率兵屬賊軍素諳地形請夜繞軍後來擊之自山後緝入火

城前後急攻外城已陷護良親王戰數合甲著七矢頰腕中兩及流血淋漓退入幕

中命酒與將士訣左馬頭村上義光酣戰被箭十六遽求跪曰事急矣請假臣鎧裝

代大王死大王乘間出走王不許曰死則同死何忍相棄義光奮激起自解王鎧著

之登譙樓遙望王去遠乃大呼敵軍曰先帝第三皇子護良自及汝等行為大兵致

死視以為式乃割腹抽腸以投于壁而斃子義隆從王拒後賊追及王義隆留戰死

王終得免走高野山○藤田彪正氣歌曰吉野酣戰日又代帝子屯○讀史雜詠曰

山河氣鬱盤一門鍾忠烈崎嶇從我王日夜竭臣節維父與茲子捍衛同戮血我王

苟得脫何顧身屠裂精誠皎如霜終逐天日沒

菊池武光討一色直氏于筑前大克之大

友氏時少貳賴尚等皆降武光義詮遣兵

助氏時賴尚擊武光武光方討畠山國久

于日向氏時據高崎絕其歸途武光不顧

進攻國久走之乃還氏時不敢要擊賴尚

以兵六萬來攻武光發八千人奉將軍懷

良夾筑後河而陣筑後河九國第一大武河也一名千歲川

光以銃兵先涉賴尚卻保大原武光夜遣

子武政等潛兵因河水亂軍聲以襲之因大戰懷良被創北畠顯信等死之武光身

先士卒馬傷曾裂斬一敵將奪其馬與曾

復進大破後遂病卒賴襄下筑後河詩云文政之元十一月吾

下筑水就舟筏水流如箭萬雷吼過之使人豎毛髮居氏何記正平際行客長思已

亥歲當時國賊擅鴟張七道望風助豺狼勤王諸將前後沒西陞僅存臣武光遺詔

哀痛猶在耳擁護龍種同死生大舉來犯彼何人誓剪滅之報天子河亂軍聲代衡

枚刀戟相摩八千師馬傷曹破氣益奮斬敵取曹奪馬騎被箭如蝟目皆裂六萬賊

軍終挫折歸來河水笑洗刀血逆奔湍噴紅雪四世全節誰儔侶九國遠巡征西府

棟華未月向北風殉國劍傳自乃父嘗鄰明使壯本朝豈與恭獻同日語大夫要貴

知順逆少貳大友何狗鼠河流滔滔去不還遙望肥嶺嚮南雲千載姦党骨亦朽獨

有苦節傳芳芳聊吊鬼雄歌長句猶覺河聲激餘怒○讀史雜咏曰菊家十五龍超

脫推十郎八千勒精銳主帥是懷良前軍少不振見之鬚髯張大呼進陷陣礮礮動

穹蒼河流壯軍聲白日添劍芒滿身都是膽跳盪誰相當一爐炎燼氣吐為萬火光

英爽五百歲於今凜秋霜酌酒亦自酌不知引數觴何啻強人意萬古扶綱常

名和長高計奉帝于船上山令長重等五

人擐甲走迎帝跪御舟傍帝欣然長重被

薦于甲背負帝登山藉木葉進食長高欲

移倉粟于山募村民能運一擔者賞錢五百一日致五千餘石乃盡燒其宅率百五十騎以護行在因樹植柵列扉為垣氏高造布旗數百煤印近國諸豪章識張之山上明日清高以兵三千自山前後來攻望見旗章不敢進我兵蔽林而射射殺一將敵八百騎乃來降清高在山後未之知也更兵急攻會日且入大雷雨長重長生乘而疾擊擠賊于谷鏖千餘人清高單舸逃

去帝授長高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帝避賊於叡山之日從義貞扞禦路人指名和長年曰正成忠顯等既死獨有此人及戰大敗長年退至大宮巷自閉後門與二百人力戰死長年圖贊曰潛龍飛出畫行在安危忠義滿山旌旗○讀史雜詠曰巨川失舟楫何以得利涉朕有一長年實是巨川楫勿卒受顧托頓見風雲合揭竿糾義旅俄頃奏奇捷二木與一草元勳誰得及前無斯人殆同燕水急諸公雖或勞寧仰中興業

右五名本傳中或載焉或不載焉而其

本傳中載焉者今又載于此者聊詳其終始耳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七終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八

播磨山崎橫尾謙纂集

關城書

准三宮源親房

源親房具平親王之後權大納言師重之子也家稱北畠或中院永仁延慶間累進叙從四位下歷右近衛中將左少辨任參議元應元年為中納言叙正二位兼淳和獎學兩院別當元亨三年陞大納言為世

良親王傳元德二年世良薨親房悼甚因剃髮號宗玄親房歷事五朝素有時望其罷官退居僉謂朝家為悴元弘三年車駕還自隱岐親房復出仕因授從一位準大
臣冬親房子顯家為陸奧守奉義良親王出鎮陸奧出羽親房輔之後還京師及足利尊氏討北條時行或告其懷異志帝始疑尊氏將誅之親房與中納言藤原公明諫曰尊氏功大而罪未著不可遽加顯誅

也請姑察其動靜帝從之欲遣使詰問使未發而尊氏遂反延元元年尊氏犯京師親房從駕延曆寺既而帝納尊氏降還京師公卿將士不欲屬尊氏往往走諸國親房乃走伊勢三年顯家戰死安部野結城宗廣奏請重遣親王鎮陸奧詔以親房子顯信為陸奧介鎮守府大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鎮親房又為之輔宗廣等從焉海上遇大風與親王及顯信相失親房船漂至

常陸東條浦乃據阿波崎神宮寺二城敵兵來攻二城尋陷親房奔依小田治久于小田城令宮內大輔伊達行朝據伊佐城遣近衛少將藤原實寬于下總守駒城招緝東北諸國親王及顯信還至伊勢會帝崩親王即位是為後村上帝時帝猶幼冲不能親政事親房遙奏令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總括機務帝從之四年冬高師冬率兵來圍駒城分兵攻

小田城興國元年夏師冬陷駒城擒藤原實寬既而官軍復起攻復駒城乘勝拔敵數城師冬火營而逃是歲顯信至陸奥鎮所明年親房迎陸良親王于小田城奉之夏高師冬再率大兵來攻小田城築寨寶篋山上相逼親房出兵擊而敗之請援于陸奥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死親朝竊通謀於足利尊氏以故不時遣援相持數月治久亦叛降于師冬親房乃退保

關城源顯時奔下妻保大寶城關城民部
少輔宗祐之所守也師冬引兵屯于兩城
間親房顯時出擊敗之敵更築長圍為持
久之計親房數請援於親朝手書懇到曉
諭百端親朝不果城中益困明年春又贈
書親朝又辭以兵寡親房遣僧宣宗往命
顯信來救且諭親朝發其子弟從之親朝
不聽四年夏敵將結城直朝率其徒先衆
進攻親房出兵擊之斬直朝餘衆散去高

師冬更令士卒運草填濠又募礦夫鑿地
俄而土崩夫皆壓死敵又樹重柵於城下
城兵出爭之悉拔其柵敵不敢近既而親
朝遂叛降足利氏親房棄城走歸吉野七
年帝御男山遣兵討走足利義詮乃使親
房及子顯能先入京師總決諸事九年薨
于賀名生親房所著有職原鈔古今集註
東家祕傳元元集二十一社記
等世以其博洽與藤原宣房源定房併稱
嘗讀宋人司馬光資治通鑑於大義有所
見親房深嘆中興不終皇統垂絕乃推本
皇祖建國之意著神皇正統記上起于神

代終于興國初揭皇紆於已微以明神器
之有歸其明微扶正誠有合于春秋遺旨
云○讀史偶論曰親房偕其子顯信奉義
良親王往鎮與羽海上遇颶風舟楫四散
與親王相失漂至大陸依小田治久招輯
東北兵士高師冬率大衆來攻親房擊敗
之後治久以城降于賊親房走保關城當
此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
不過數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
獨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
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賊兵日益
盛因貽書於結城親朝乞援親朝已貳于
尊氏終不起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
捍禦強寇岐為南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
葛亮之風豈虛詞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
統記有深感焉昔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
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
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觀其用心亦
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愛王室揭皇紆於
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
決不可紊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
常非班彪鑿齒所繫先賢以為得春秋
遺意若親房者謂之文
武之良相孰為不然邪

去復與賊相持小田城守拒良苦所仰惟在貴
境之兵飛檄連乞前得報書聽出兵相救并至
仲冬而治久畏懦遂叛附于賊移動之後又亘
三月前後九月未見一人相援也形勢益蹙卒
伍益減窘可知矣方今阪東官軍所保下妻真
壁中郡西明寺伊佐關六城耳而關城宗祐竭

力防禦守備粗全而賊圍已久漕驛路絕不得
白晝出行兵罷糧之賣馬鬻甲以過旦夕炊骨
易子之患復將至也下妻則主將幼冲其下爭
權顯時朝臣奉陸良親王撫馭士卒雖略安戢
然浮言不已亂遂將內發真壁則法超雖躬勵
志節而舉族離貳或潜通于賊法超真壁城守
缺蓋常陸平氏之族真壁氏也中郡顯時朝臣僅分差部下守
之兵已單弱加之儲蓄日匱不可恃焉西明寺
地勢隔絕消息不通以上五城危如燕巢幕唯

伊佐以行朝朝臣忠義不撓可以保堅守然本
城下妻失守恐孤城勢難支也足下向以兵寡
難出征為辭故累書云足下若不能親至則觀
兵于國堺亦足以張聲援也而猶不見聽軍情
爭得不困沮耶夫戰危事變在呼吸援之不時
及則兵雖多何為哉况賊屯兵于府踰年力竭
糧乏更過旬月城兵悉為肆中枯魚矣當此時
注以江海水亦何所益也往者贈一位在鎮之
日聞賊發投袂而起見兵無幾疾驅赴難殘千

里而建大功及再入援也則人懷危疑道值梗塞敗于國府危于靈山遂乃轉鬪抵畿內如其倉卒喪命天實使然非戰之罪也忠孝之道即無憾矣由此觀之兵之發不發在志之至不至足下儻能奮然分部兵以見赴則伊達以西郡縣豈無響應者耶今日時勢急如星火某所願瞬息之頃不喪所持以餘命報先皇也大義著心死而後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也其言也善恐再信難續敢盡言之夫我國者天

祖經始之地日神紡領之州聖聖相承所歷九十五代誓及無窮不容違越凡圖不軌者不旋踵而殄滅尊氏何為者罪惡貫盈未之前聞而盜據中原已七年矣何幸也在昔逆臣如平將門六年而滅安陪貞任十二年而夷則彼之顛擠天將待而發也自古大姦宄徒所以能保首領於歲月之間誠以其智勇有過衆也非有偉度遠略可以庇其子孫而家奴師直憑藉虎威陵轢世家將種跡其宄虐浮乎前日高時之事

也所謂世家本皆王臣保元平治以來降隸源平之家承久之後又降屬陪臣北條氏覩爾家譜豈不心愧方今遭逢聖運再興不啻本領如舊親承綸言錫朝爵際會如此乃貪利愛死同逆屈節可謂文武之道掃地矣復何面目見祖先於地下哉足下曩祖秀鄉朝臣夙著勲于國後世子孫屹為名流如平清盛源賴朝論門閥豈遽出其右邪及其奉王命指麾將帥反顧首服事之雖勢不得已豈其所樂是以上野介

朝臣忠慨中發推誠上下使人至今不能忘也親光朝臣相續死節足下父子為其嫡流當繼前志以耀後昆而更懷依違觀望之計乃祖之神其將怒且罰也近者所在小人羣集浮議或曰宜堅守城壁歛鋒養力察天下形勢若尊氏得勝及時降附門戶可保或曰設使關東諸城失守據與州之儉足以延歲月窺賊之失利徐起而圖其後大功可成也或曰興廢之際有命存焉宜熟得失須時而動也如贈一位忠節雖

大勲業不遂覆轍在近可以鑒焉想足下亦豈
惑此說乎雖僕親故亦或持此議以危予所為
而況於其他踈遠人士乎是固不足介意然有
害于大義不得不辨也予家出自皇族世遭昇
平所習朝儀典章至於邊遠兵革之事素所不
諳宜乎其處置乖方不足服人也顧身為前朝
遺老奉今上于間關受顧命于彌留方據孤城
以控八州恐一旦隕命四方解體賊又乘時侵
寇與州忠義惡得不潰叛且三位中將出鎮三
年未能建功資性淺劣傍無輔翼而衆情反仄
危疑之甚如抱薪而寢于火上也親房死後可
與濟事者誰今日足下有異圖則已矣欲全忠
貞豈無遠慮昊天爰臨鬼神有靈惟為天下言
非敢愛餘命也

史論曰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閔城之
圍急昨陽而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
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回獨以招討為
已任今讀其移書聲容悅若相接苟有人
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勵乎其子頭家頭信
皆能死節忠義萃一門盛矣哉○讀史贊
議曰源義朝之救父也雖出于君命而亦
嘗無救之之道苟欲救之請損已賞而贖

其罪則聽請捐已命而代其死則聽義朝計不出此而忍殺之其罪亦甚矣嘻是北畠親房之論也親房為南朝元老輔佐正統天子於一隅者數十年稱為維持名教宜其議論之正如此○謾讀日本外史補其開卷叙北畠氏且其叙論云以廟堂垂紳之臣居帷幄節制之任與新田楠氏方駕並馳者唯北畠氏為然至其功亦不出楠氏新田氏之下云謾不覺撫掌歎賞焉夫親房公學殖德望實今古屈指之人也且其勤勞王事不待言至其子孫亦此為南朝藩屏而世稱北畠氏之勲迹寥寥無聞矣雖外史之書楠氏記中附錄而至其子孫最略焉謾常恨之而今見外史補所云云謾所恨者渙然冰釋矣嗚呼公險阻艱難中以疾薨而其子其孫奮發相繼愈戰愈攻而終始一節竭其所事不落落其家聲所謂忠孝萃乎一門者是所以外史

補敘其事而無遺又論其功而不置也謾此書中起北畠氏篇其亦固非無謂也○詠史曰櫻井訣兒期死人越山流箭列頭人南風不競悲天數空向筆端誅賊臣

源顯家大納言親房長子元應嘉曆間叙

從五位上累進兼侍從左近衛少將元弘

元年任參議為左近衛中將時年十四春

帝與中宮及永福門院幸權大納言藤原公宗北山莊觀花帝親吹笙顯家舞陵王容貌閑雅俯仰中節觀者嗟賞舞畢建武將退帝召還更舞一曲賜物賞之

元年以功叙從二位二年兼鎮守府將軍

詔奉義良親王與新田義貞俱攻足利尊

氏于鎌倉顯家集兵國內不能時發乃率見兵轉戰而前延元元年抵鎌倉尊氏既已西上時東北諸將新田義興千葉貞胤來屬兵凡五萬尾尊氏晝夜兼行至近江使大館幸氏攻拔佐佐木氏賴觀音寺城斬五百餘人帝遣船七百隻迎顯家泛湖至延曆寺與義貞攻園城寺克之遂與諸將分道攻尊氏顯家以二萬人自粟田口放火而進尊氏望之曰北畠殿來吾不可

不親當也率數十萬人禦之戰數合衆寡不敵顯家兵善戰尊氏不能破竝解而憩義貞因縱兵突擊尊氏敗走又出兵豐島河原再攻尊氏顯家先登諸將繼進大敗之尊氏西走乃與義貞振旅旋京師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時尊氏黨與蜂起於是顯家奉義良親王復如陸奥詔併管常陸下野二國後為鎮守府大將軍尋拜權中納言進攻相馬胤顯于法華堂相馬

光胤于小高城斬之三年春陸奧將士多
應尊氏攻顯家顯家戰不利與結城宗廣
奉義良親王保靈山城敵又來圍先是帝
御吉野官軍復振新田義貞遺書顯家勸
發兵上道顯家未發會帝遣修理亮江戶
忠重敕顯家曰朕向還軫京師而足利直
義負約處置失方殊乖朕意今移蹕吉野
促諸國義徒以圖恢復卿須率官軍速赴
京師庶賴卿力平定天下特以朕意諭宗
廣等令輸忠節顯家乃以敕示宗廣等衆
咸感激士氣益奮因移檄徵兵宗廣之族
及伊達信夫南部下山族等六千餘應之
顯家乃發靈山至白川關管內兵士來赴
幾十萬進至下野駐宇都宮數日休兵馬
而發足利義詮兵扼利根川會霖雨水漲
衆不能涉顯家部下齋藤實永及弟豐後
次郎亂流而進餘衆隨涉水為之泛溢西
岸敵欲防之中流溺死者無算大潰而走

顯家入武藏府駐五日宇都宮公綱來屬
顯家遣兵攻芳賀禪可降之與北條時行
新田義興攻鎌倉走義詮敵將斯波家長
退據杉本城乃遣兵攻拔之斬家長三年
率兵赴京師士卒侵掠恣暴所過焚蕩比
至尾張藤原昌能堀口貞滿引兵來會兵
勢彌張沿道敵軍桃井直常土岐賴遠等
往往起躡後衆至八萬餘顯家駐陣青野
原與賴遠等戰却之會尊氏遣高師泰拒

黑地河賴遠等又至顯家前後受敵取道
伊勢將赴吉野師泰追到雲津河擊卻之
休兵柰良集諸將問計結城宗廣曰不破
黑地徑詣行宮帝若有問無辭塞責我兵
雖疲足復京師萬一挫衄暴屍於王城之
下亦可洩憤已從之未發尊氏遣桃井直
常邀之顯家兵疲不能戰潰走顯家逃河
內收散卒據男山軍聲復振尊氏遣高師
直攻之顯家據險深塹士皆力戰敵軍不

利師直慮河內攝津官軍與顯家犄角留重兵圍城身陣天王寺絕援路顯家出城與戰大敗從二十餘騎將突圍奔吉野手自接戰敵兵合圍竟沒于陣時年二十一

羅山文集曰顯家以功任鎮守府將軍再赴其國既而西軍侵洛乘輿南轅顯家復董大軍以發途先攻鎌倉追擊義詮路中所每戰有利嗚呼黑地河之陣官馬難進安部野之露戰骨不乾天命不遂可憐可哀

源忠顯內大臣有房孫權中納言有忠子也家稱六條或千里又禪林寺弱冠喜騎

射以博賭酒色為事有忠絕不為子仕為左近衛少將後醍醐帝潛幸笠置忠顯扈之及笠置陷被虜帝御六波羅南方北條仲時北條時益特放忠顯及中納言藤原藤房給事左右既而從帝適隱岐明年官軍所在竝起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日夜巡警行在以防非常然衛士多竊欲翼戴者富士名義綱奉旨往出雲招集兵士為鹽冶高貞所拘帝遲之數日不至乃與忠

顯謀託以三位局產期在近移就外舍乘
昏而出道斥與步行獨忠顯從焉扣路傍
民家問十波湊主人熟視帝對曰湊去此
五十町許路多岐易迷請為鄉導負帝到
湊求舟御之舟人亦以為非常人曰今日
得奉此役是生涯之榮敢請所在忠顯密
謂之曰是即天下之主急欲屈出雲伯耆
之間指形便之地赴之事成賞以邑土舟
人喜解纜疾馳佐佐木清高發舸追及人
皆驚愕不知所為帝謂舟人曰勿怖第垂
釣舟人乃匿帝及忠顯船底覆以蘆魚使
柁工水手列立其上盪櫓而身坐釣賊上
御船偏索舟人徐問曰公等何索賊曰主
上逃去必在海中舟人詒曰今夜子刻有
船出湊一人烏帽一人冠簪纓之客也今
行可五六里乃遙指曰船猶在彼追兵轉
柁去須臾敵舸百餘艘又追至駛如飛會
風止御船不得進帝投佛舍利于海默禱

俄而風起敵舸西御船東漂蕩數日經出雲到伯耆大阪湊忠顯登岸問路人曰此地亦有武人邪人答以名和長年忠顯遣使造其家宣旨委託長年即起兵奉帝幸船上山軍勢大振忠顯以功為藏人頭左近衛中將赤松則村攻北條仲時北條時益于六波羅不利忠顯奉命將兵往援之路收降兵幾得三萬人但馬守護太田守延奉恒良親王舉兵至丹波筱村適與忠

顯會忠顯因奉恒良親王進陣西山峯堂時僧良忠陣于男山赤松則村陣于山崎忠顯恃衆自欲專功孤軍進入京師令軍士綴帛鎧袖書風字以為號與六波羅兵戰不利守延死之忠顯引軍還峯堂議欲退軍兒島高德苦諫止之忠顯怯懼即夜奉恒良親王奔男山時足利尊氏自內野赤松則村自東寺入京師忠顯亦自竹田入戰大克進圍六波羅忠顯令曰緩攻曠

日千劒破兵捨彼來救則腹背受敵宜先
 其不來急攻而拔之軍士連車數百兩撤
 屋材山積車上推至城門下火之以燔門
 樓北條仲時時益遂挾光嚴院東奔忠顯
 得神鏡于北山莊奉安禁中車駕歸闕忠
 顯率從兵五百前驅以備非常以功賜三
 大國及邑數十所為食邑為彈正大弼叙
 從三位并參議足利尊氏之犯闕忠顯與
 結城親光名和長年等拒之大戰于勢多

延元元年削髮尋與近衛少將藤原雅忠

拒足利尊氏于西阪戰敗而死

忠顯圖贊曰中興尊

爵之榮三水一草之名雖乏韜略藏賊竟

克致身殉國○弘治三年七月顯能薨顯

能為人忠勇常以恢復為任其志見吟咏

生二子長子顯泰嗣次子顯俊為水造城

主因稱水造氏當此時顯家顯信子孫皆

微而顯能之後獨顯于伊勢世襲國司管

轄南伊勢五郡伊賀名張郡大和宇多

郡紀伊熊野及志摩以藩屏南朝云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八終

讀皇罔靖獻遺言

雲階魑魅走海壑毒地
橫狂浪吞地盡天柱慘歎
傾一語支傾覆諄之熱
血痕嘔出臟腑塗抹
大乾坤日月為之明經

常為之張神州正大氣
光燄萬丈長崇氣久不
淪一燄汗青讀之亂
臣死讀之賊子安凜乎
扶風霜一色勝麟經

讀岐日柳政想草



書皇朝靖獻遺言後

當王政維新之今日不可不以事務之
功報洪恩之萬分而謙迂拙陋愚無一事
務所長苟無所長則無由建功也既而謂
以文字上之一事報其萬分如何一日讀
淺見氏所著靖獻遺言勃然感起曰夫可
報之一事在于此矣因做其體裁就新古
諸書刪增折衷以得八篇名曰皇朝靖獻
遺言嗚呼淺見氏編集卒業經八年之久

云謙僅々數月而脫稿其輕卒疎漏可大
笑也雖然謙特以所揭遺言為千古之標
準又為自家之目的焉其他疎漏而輕卒
者豈敢區々關係哉後之讀此遺言者有
察于此則謙一事之功々稍見焉或評靖
獻遺言曰其忠奮義烈與日月爭光與山
岳競高謙於此皇朝靖獻遺言亦云時明
治五年春正月上浣橫尾謙七謹書

諸國弘

通書林

同	同	西京	薩州鹿兒嶋	防州山口	藝州廣嶋	備中倉敷	同	播州姫路	阿州徳島	同	紀州和歌山	加州金澤	勢州津
小林	松井	風月	青木	山城屋	井筒屋	林	同	本莊	紀伊國屋三右衛門	平井	野田	近岡屋	篠田
藤吉郎	榮助	莊左衛門	泰助	彦八	勝次郎	源十郎	長平	輔二	文助	大次郎	太兵衛	伊十郎	

明治六年第一月
同 第六月

御免許
刺成

飾磨縣貫属士族

横尾謙七纂輯

發兌

書林

同堀筋長堀橋南詰	同塩町三丁目	大隈心齋橋通安堂寺町
柏原屋	柏原屋	秋田屋
三木	田中	
平兵衛	太右衛門	
真部武助		

青林

同鳳外郎蘇南

真羽

競天

同鳳外郎蘇南

真羽

同鳳外郎蘇南

真羽

木

同鳳外郎蘇南

真羽

同

同鳳外郎蘇南

真羽

同

同鳳外郎蘇南

真羽

子

